# 歐陽修集/卷1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詩話〈計二十八條〉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二十九 · 筆說〈計十九條〉

► 試筆〈計三十條〉

【老氏說】

「前後之相隨」、「長短之相形」，推而廣之，萬物之理皆然也，不必更言其餘。然老子為書，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，其於核見人情，尤為精爾，非莊周、慎道之倫可擬。其言雖若虛無，而於治人之術至矣。

【富貴貧賤說】

貧賤常思富貴，富貴必履危機，此古人之所嘆也。惟不思而得、既得而不患失之者，其庶幾乎！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，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。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，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。然為顏回者易，為周公者難也。君子、小人之用心常異趣，於此見之。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，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。君子莫不安於貧賤，為小人者不閔則笑，是閔笑人之不舍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。其為大趣相反如此，則其所為，不得不事事異也。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。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，為至難也。若其事君之忠主於誠信，有欲濟其事，顧不害其正，亦有用權之助者，此可以理得，難以言傳。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。推誠以接物，有害其身者，仁人不悔也，所謂殺身以成仁。然其所濟者遠矣，非常情之可企至也。

【鐘莛說】

甲問於乙曰：「鑄銅為鐘，削木為莛，以莛叩鐘，則鏗然而鳴，然則聲在木乎？在銅乎？」乙曰：「以莛叩垣牆則不鳴，叩鐘則鳴，是聲在銅。」甲曰：「以莛叩錢，積則不鳴，聲果在銅乎？」乙曰：「錢積實，鐘虛中，是聲在虛器之中。」甲曰：「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，聲果在虛器之中乎？」

【駟不及舌說】

欲云「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」，《論語》所謂「駟不及舌」也。若較其理，即俗諺為是。然則泥古之士，學者患之也。

【學書靜中至樂說】

有暇即學書，非以求藝之精，直勝勞心於他事爾。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，真所謂至人也；寓於有益者，君子也；寓於伐性汩情而為害者，愚惑之人也。學書不能不勞，獨不害情性耳，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。

【夏日學書說】

夏日之長，飽食難過，不自知愧，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。惟據案作字，殊不為勞。當其揮翰若飛，手不能止，雖驚雷疾霆，雨雹交下，有不暇顧也。古人流愛，信有之矣。字未至於工，尚已如此，使其樂之不厭，未有不至於工者。使其遂至於工，可以樂而不厭，不必取悅當時之人，垂名於後世，要於自適而已。嘉唐噎噉月九日補空。

【學書自成家說】

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，其模仿他人謂之奴書。安昌侯張禹曰：「書必博見，然後識其真偽。」余實見書之未博者。廬陵歐陽修嘉潭年十一月冬至日。

【李白杜甫詩優劣說】

「落日欲沒峴山西，倒著接籬花下迷。襄陽小兒齊拍手，攔街爭唱《白銅場貳保此常言也。至於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」，然後見其橫放，其所以警動千古者，固不在此也。杜甫於白得其一節，而精強過之。至於天才自放，非甫可到也。

【薛道衡王維詩說】

「空梁落燕泥」未為絕警，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，豈荒煬所趣止於此邪？「大風」、「飛雲」信是英雄之語也，若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」，終非己有，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！

【峽州詩說】

「春風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見花」，若無下句，則上句何堪？既見下句，則上句頗工。文意難評，蓋如此也。

【辨甘菊說】

《本草》所載菊花者，世所謂甘菊，俗又謂之家菊，其苗澤美，味甘香可食。今市人所賣菊苗，其味苦烈，乃是野菊，其實蒿艾之類，強名為菊爾。家菊性涼，野菊性熱，食者宜辨之。余近來求得家菊，植於西齋之前，遂作詩云：「明年食菊知誰在，自向欄邊種數叢。」余有思去之心久矣，不覺發於斯。

【博物說】

螻蛄是何棄物，草木蟲魚，詩家自為一學。博物尤難，然非學者本務。以其多不專意，所通者少，苟有一焉，遂以名世。當漢、晉武帝，有東方朔、張華，皆博物。

【道無常名說】

道無常名，所以尊於萬物；君有常道，所以尊於四海。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，有常以執道為本。達有無之至理，適用舍之深機，詰之難以言窮，推之不以跡見。

【物有常理說】

凡物有常理，而推之不可知者，聖人之所不言也：磁石引針，蜘蛆甘帶，松化虎魄。

【世人作肥字說】

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，正如厚皮饅頭，食之未必不佳，而視其為狀，已可知其俗物。字法中絕，將五十年。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，而追跡前賢，未有三數人。古之人皆能書，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。然後世不推此，但務於書，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使顏公書雖不佳，後世見者必寶也。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，其節見于艱危，李建中清慎溫雅，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。豈有其實，然後存之久邪？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，惟賢者能存爾，其餘泯泯不復見爾。

【轉筆在熟說】

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，其如對以熟，豈不為名理之言哉！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，嘗射於家圃，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。陳問：「爾知射乎，吾射精乎？」翁對曰：「無他能，但手熟耳。」陳忿然曰：「汝何敢輕吾射！」翁曰：「不然，以吾酌油可知也。」乃取一胡盧，設於地上，置一錢，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，錢不濕。曰：「此無他，亦熟耳。」陳笑而釋之。

【李戡筆說】

余書惟用李戡筆，雖諸葛高、許頌皆不如意。非金石，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？然則遂當絕筆，此理之不然也。夫人性易習，當使無所偏系，乃為通理。適得聖俞所和《試筆詩》，尤為精當。余嘗為原甫說，聖俞壓韻不似和詩，原甫大以為知言。然此無他，惟熟而已。蔡君謨性喜書，多學，是以難精。古人各自為書，用法同而為字異，然後能名於後世。若夫求悅俗以取媚，茲豈復有天真邪？唐所謂歐、虞、褚、陸，至於顏、柳，皆自名家，蓋各因其性，則為之亦不為難矣。嘉趙哪晗模納涼於庭中，學書盈紙，以付發。

【峽州河中紙說】

夷陵紙不甚精，然最耐久。余為縣令時，有孫文德者，本三司人吏也。嘗勸余多藏峽紙，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，惟峽州不朽損，信為然也。今河中府紙，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。

【誨學說】

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學不知道。然玉之為物，有不變之常德，雖不琢以為器，而猶不害為玉也。人之性因物則遷，不學則舍君子而為小人，可不念哉！付奕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